

◇凡人素描

文友阿华

董改正

酒桌上有一类人特别重要。他们插科打诨，妙语连珠，能把气氛搞得火热，没有这种人，酒难喝，席难成，没意思。阿华就是这样的人。阿华原名吴华，大伙都习惯叫他阿华。长得啥样？他有个经典的段子，可以帮助描述。

说有一次，阿华和同事去北京开会，晚上一起出来吃饭。他们刚进门，风情万种的美女老板娘惊异地张大了嘴。阿华说，这种情况他见得多了，也不怎么激动——大伙笑了。老板娘拿着纸笔，亲自过来请他们点菜，点一个记一个，然后又弯着她细软的腰，笑问：还要什么吗？明明是同事点菜，老板娘却眼睛盯着阿华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后来吃完了，去买单时，老板娘满脸通红地看着阿华：我可以跟您合个影吗？阿华微笑答应了，老板娘流下了幸福的眼睛水（原话如此）——当然没有收饭菜钱。

两人走了。同事很狐疑，不时审视着阿华，心里不知怎么地嘀咕着。阿华心里其实比他更纳闷——第一次来北京呢，魅力真的这么大？是小学时暗恋自己的小伙伴吗？是初中同桌的她吗？是偷偷喜欢自己许多年的粉丝吗？唉，要是一个人来就好了，还可以记下她的电话。这时，老板娘气喘吁吁地跑来了，便跑边喊：李金斗先生，您的打火机忘带了！

“有一次，我负责接待一行来考察古城的外宾，其中有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约瑟夫，他看到我……”有人接话了：“流下了幸福的眼睛水。”我们大笑。阿华平静地点头：“是的。”我们又忍不住笑了。“他拉着我的手，长时间地谢客觅——这是英语，就是摇动我，呜里哇啦说了一通，我们的翻译小姑娘扭扭捏捏地看着我，不好翻译。”他翻了一下白眼，“我是正人君子，没什么不能对人说的，我让她勇敢翻译。小姑娘说：‘约瑟夫先生问您，您是混血儿吗？您……您长得太像基辛格博士了。’”我们再看他，一齐笑得想打滚——真像！

“还有人说我像印度人呢，”阿华无奈地摊开手，“我怎么会像这么多人呢？李金斗像基辛格吗？可我为什么都像呢？谁能提供答案？”他无辜的表情很任性。大伙都忍着不回答。

阿华这才慢悠悠地说：“因为我是好人，好人大家都喜欢，都爱看。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朋友眼里出李金斗、出基辛格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”

当然是谬论，但是大伙还是给他鼓掌。阿华是个小城旅游局的局长，爱写文章，爱喝酒，爱交朋友，没有一点儿架子。我们都爱好人阿华、趣人阿华。一个好而有趣的人，为了娱乐别人而自嘲的人，管他像谁，都是我们乐见的好朋友！

◇山灵微澜

红枫秋歌

李声波

枫叶——在抵御外来的风暴严寒中，总是无所畏惧的姿态，挺起胸脯，似火燃烧。即使到了末日来临，告别故枝的时候，也会飘飘洒洒，轻盈落地。面对缤纷落英，我们明白，那是一种超脱，一种深沉，一种优雅，一种积累。

红枫是美的。但我更喜欢看她扑向大地时的那一刻。那是一种怎样的悲壮，怎样的绚丽？那是枫叶留给岁月壮美的曲线。那种壮观谁能说不是最后的美丽？绿色的枫叶是生命，红色的枫叶是永恒。渴望永恒的，是对生命的向往。

或许，辉煌的生命之旅还没有结束；或许，征程才刚刚开始。那满地的金黄，正孕育着梦想和期待。枫叶，岂止是红花的陪衬，但又怎肯与百花争艳。火红的枫叶，在短暂的一生中，没有过多奢望；她那一颗燃烧着火焰般的心是质朴的、美丽的，她甘为平凡，愿化春泥。虽无言，却是生命的使者，以有限的生命献给无限的绿色和红色。

生，也欣然；死，也欣然。从第一片落叶开始，到最后一片枫叶结束，枫叶对生命作了最好的诠释——从大地中来，又回归大地。一切都沉浸于一种等待的思绪，一种倾听的顾盼。该绽放的已经绽放，该结果的已经结果，就这样，静静地各怀自己的心事，让多事的秋风去张扬，去渲染。

片片枫叶片片情。枫叶，秋时情意最重，一生的坎坷，半世的情感，风雨寒霜，无怨无悔，朴实无华；枫叶，秋时最美，她以饱经风霜的磨砺，装点了漫山秋景的瑰丽。

◇闲情逸致

茶来茶去

杨勤华

说起喝茶，得感谢父亲。父亲一辈子喜茶，在我小的时候，父亲便教我如何洗杯泡茶，来客时如何奉茶。父亲最喜欢喝炒青，我们那个小镇上的人家也都喜欢喝这种茶，它味淳耐泡。父亲也给我单独准备了一个瓷茶杯，每天在给父亲泡茶的时候，我自己也泡一杯炒青，喝着喝着就上瘾了。上初中时，我总是喜欢泡上一杯茶，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边看着小说，一边喝茶吃花生米，感觉这是最快乐的时候。

刚参军时，在新兵连，没有茶喝，我很不习惯。新兵班长和集训队长都喜欢喝茶，我便厚着脸皮讨点茶叶泡上一杯。班长是淮北人，喜欢喝茉莉花茶，我开始还觉得有些新鲜，几次以后就不太喜欢了。队长是铜陵人，喝的茶叶也是炒青一类，还喜欢用一个黄泥壶泡茶，我有事没事便去他那蹭茶，队长送了我半包茶叶，一直让我喝到新兵连结束。

说到喝茶，北宋时期的苏东坡和王安石就都是品茶高手。苏东坡对品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，在他看来，品茶的最高心境是“静中无求，虚中不留”。他对茶友和茶具有着很高的要求，他的《扬州石塔试茶》中有两句诗：“坐客皆可人，鼎器手自洁。”足见苏东坡不愧为品茶达人。喝茶者关键还是要能品出茶中妙味，在这方面，苏东坡较之王安石，又略逊了一筹。相传，王安石听说苏东坡服父丧期满，要顺江而下返京复职，便捎信让他带点长江中峡瞿塘峡的水回来泡茶，苏东坡自然不会推辞，但却被一路景色所迷，乘兴而返时忘记了王安石的托付，待到下峡时陡然想起，便取了一瓮水带回交差，哪知，王安石用此水泡茶后对苏东坡道：“这分明是下峡之水嘛。”苏东坡见被识破，便虚心请教：“怎么看出来的？”王安石捻着胡须道：“品出来的！上峡水性太急，下峡水性太缓，惟有中峡的水，缓急相伴，水性中和；此水煮茶，上峡味浓，下峡味淡，中峡浓淡之间，方才见茶色迟迟未现，故知必为下峡之水。”说得苏东坡心服口服。



拾一片火红的枫叶，让她静静地躺在书中，或遥寄远方的朋友。只有在这时，才会觉得宽慰，追忆的美也在其中了……尽管秋水中有红叶的飘零，有夜雨搅乱的浑浊，但那长流不息的情绪，那热情似火的秉性，难以淹没那一腔绵绵的乡愁。

每天，我轻轻撕下一页日历。那不正是我生命之树的一片叶吗？叶子落了，明年还有新的萌生，新的希望。我们真该好好珍惜自己生命中的每一片叶子……

喝茶关键还是在品，不管好茶次茶，善品和遇上好的机缘就能将茶的滋味一点点化解出来。刚上班时，我所居住的单身宿舍附近有一座“三官寺”，住持是一位湖北来的叫常文的老和尚，没事时，我喜欢到寺庙里去，便同常文师父熟悉了，老和尚挺和善，邀我去他的禅房品茶，点上一根檀木放置香炉里，然后与我坐在窗下品茶，一抹淡淡的夕阳将室内染红，我感觉那茶味就像夕阳的光亮一般，也将我身心浸染得通透温暖。

今年春，去女儿在上海的家，一位安庆籍的深谙茶艺的朋友特地带了茶和茶具赶来，点上一根细香，用非常熟练又非常精致的手法给我们泡制了价格不菲的名茶，有红茶、绿茶，还有普洱茶。我和妻子都是第一次这么品茶，既感觉新鲜，又有些神圣，而这样的氛围更有一种文人间的亲切和亲和。

茶叶有许多品种，在一般人看来通常只有绿茶和红茶之分，绿茶清香味甘，保留着山野之气，就像青春好年华的少男少女，充满着活泼明快生机盎然的气息；而红茶通常都是发酵后的茶，色泽红润，焦香味醇，给人端庄大气成熟沉稳的感觉，就像人过中年，别有一番厚重。据说绿茶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，有抗衰老、抗辐射、抗癌和瘦身减肥、美容美白之效，且能防止口臭等等；红茶则可以帮助胃腸消化，促进食欲，还可利尿、消除水肿，中医上说红茶性温，可暖胃养胃，非常适合凉性寒性体质的人，特别是适合老年人，倘若喝绿茶容易失眠，喝红茶则大可放心。

宋朝诗人杜耒有一首诗：“寒夜客来茶当酒，竹炉汤沸火初红。寻常一样窗前月，才有梅花便不同。”真正的以茶代酒，还有一窗的月色，且有梅花暗香来袭，这样的夜间品茶，真的很美，令人神往。我已多年不喝酒了，但是，茶心不改，无论是烦心的时候，还是欢喜的时候，抑或是更多平淡无奇的日子，手中有一杯茶，就有几分自在和踏实，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